

长篇历史小说

杨洪胜

杨洪胜提着装有炸弹的篮子，心事重重地往回走。他拐过二十九标驻地，从丁字路口出来，刚走到杂货店门口，扭头一瞄，却发现门神已经被撕掉。他知道店里出事了，便马上装着路过的行人，疾步向前走去。刚走出两步，屋里冲出几个巡警，喊了一声：“站住！”杨洪胜装着没听见，继续往前走。“把那人给我拦住！”身后有人大喊了一声。杨洪胜感到情况危急，撒腿就跑。后面的巡警一窝蜂追了上来。突然，路边又窜出几个巡警，拦住了杨洪胜的去路。他慌忙从篮子里掏出一枚炸弹扔了出去，巡警卧倒在地，炸弹却没有爆炸。杨洪胜才想起没给炸弹装撞针。

这时，身后已经响起了枪声。他已经意识到，一旦响枪，周围的巡警和清兵就会马上赶来支援，到那时就无法脱身了。他乘巡警卧倒的间隙，闪身躲在一块石碑后面，抓紧时间给篮子里的炸弹装撞针。忽然，几个巡警冲了上来，已经到了他跟前。杨洪胜毫不犹豫地扔去一枚炸弹向已经来到跟前的巡警扔去。

张
天
儒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历史小说

杨洪胜

张天儒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洪胜 / 张天儒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306-6034-8

I. ①杨…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3764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4.625 插页2 字数367千字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00元

先 驱 颂

——谨以此歌代作前言

张天儒

是谁在黎明前先行？
是谁在黑暗中引领？
是谁在开辟着航程？
是谁在转动着乾坤？

是你——革命先驱！
你肩扛信念，矢志不移，
你手执旗帜，凛然高擎。
你用满腔热血冲刷腐朽，
你用巍峨身躯革故鼎新。

你是先导，指引着我们奋斗的路径。
你是灯塔，照耀着我们前进的征程。
你是灵魂，凝聚了我们革命的精神。
先驱蝼蚁，为的是信仰效命于人民！

目 录

引子	(1)
第 一 章 文昌门触景生隐情	(5)
第 二 章 杨铁匠襄助太平军	(21)
第 三 章 孙知县泪洒浩瀚亭	(40)
第 四 章 红巾军大闹襄阳府	(56)
第 五 章 戈家营拜师游贡爷	(63)
第 六 章 杨大鹏罹难大薤山	(82)
第 七 章 牵红线老汉做月老	(103)
第 八 章 遇不平出手埋祸根	(118)
第 九 章 三志士古树结金兰	(133)
第 十 章 好男儿洗雪内外辱	(146)
第 十 一 章 拜高师二上承恩寺	(167)
第 十 二 章 遭暗算师徒起疑心	(185)

第十三章	示信物凤山探消息	(202)
第十四章	明真相宝刀归原主	(213)
第十五章	穿白衣茶女遭劫难	(229)
第十六章	鞑子沟义结张之洞	(243)
第十七章	举义旗计收尚彦臣	(265)
第十八章	解圈套比武结良缘	(276)
第十九章	驱鞑虏呼应兴中会	(300)
第二十章	反洋教逃避秋后账	(314)
第二十一章	办学堂张彪委教练	(326)
第二十二章	丙午案急救蔡济民	(331)
第二十三章	破连环劫狱生外枝	(345)
第二十四章	抵洋货重返江湖会	(353)
第二十五章	救汉茹邂逅熊秉坤	(365)
第二十六章	急报信巧遇彭楚藩	(376)
第二十七章	杂货店患难假夫妻	(388)
第二十八章	骨肉情夫妻生死别	(410)
第二十九章	遇危急设计除奸贼	(425)
第三十章	首义夜父女同遇难	(442)
尾声		(458)
后记		(460)

引 子

民国元年(1912年),冬天的汉江,河沿结上了厚厚一层冰,只有河心露出了一道还算宽敞的水路,河水载着冰块,慢悠悠地,像条白绫子,打着弯儿向下游漂去。

河风阵阵,寒气刺骨。

一艘悬挂着十八星旗的炮艇领着两艘护卫舰,把挂满黑纱白幔的炮艇护在中间。四艘舰艇呈“Λ”队形由武昌溯江而上,汽笛不时发出哀鸣声。

甲板上站着一位少妇,亭亭玉立,看上去20岁出头,身上一袭素洁的披风,被凛冽的北风吹扬起来,猎猎飘舞,宛若天使。

甲板的中央,安放着一大一小两口棺材。

少妇一点也没感到寒冷,美丽的眸子一直眺望着西南岸的群山峻岭。那些熟悉的山,还有山上叫得出名和叫不出名的树,都牵动着她的神经。渐渐地,悲酸的泪水不自觉地溢了出来。

慢慢地,她从颈项摘下一个淡黄色玉坠,挂在棺材的顶端:“杨大哥,我没照顾好你,这个玉坠你帮我还给大姐吧,她托付我的事我没办到,我只有再托付她在那边好好照顾你了。”

少妇的目光随着双手停留在棺材上,声音有些发颤:“你不要挂念我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已经结束,……你的血没有白流,

我们刚出生不久的女儿金凤，幼小的生命也没有白白付出！”

受到冰块の碰击，船体发出叮当叮当の响声。少妇一怔，马上回过神来，对着棺材里的亡灵说：“杨大哥，你听，多像你跟爷爷打铁的声音！现在，清王朝已经灭亡，你跟爷爷在那边再也不用打制反清の兵器了。”

“叮当”声越来越大，她的耳边响起了辛亥革命之夜の隆隆炮声……

“汉茹，快进舱，外面多冷呀！”单汉文笔挺の军装外面罩着一身素服，从舱里走出来，边走边在手上哈着热气。

单汉茹慌乱地用手抹了把脸，尽量掩饰着内心的悲恸，她答应过单汉文，也答应过孙夫人宋庆龄，杨洪胜捐躯了，她要坚强地把杨家撑起来，杨家可是四代人为反清捐躯の满门忠烈。

“哦——哥，你快进去吧，我再站一会儿。”她支吾着，用手把单汉文往舱里推。

正推中，单汉茹只觉得头一晕，身子不由自主地瘫倒下去。

“汉茹……你怎么啦！”单汉文一时惊慌，冲着甲板の另一侧连声大叫：“金山——你娘晕倒了！金山……”

杨金山蹲在甲板上，怀里抱着一把大刀，只顾摆弄着，不理不睬。

单汉文急了，连忙把单汉茹抱回舱里。

兴许是在甲板上冻的，回到舱里，单汉茹感觉好了许多。

单汉文却对杨金山的行为感到吃惊和不解：“太不像话，简直是个不孝之子。”说着就要出去教训他，却被单汉茹制止。

“山儿是个孝顺的孩子，别难为他。”单汉茹喘着粗气，说话还显得有些吃力。

“他以前确实是个孝顺的孩子，我也很喜欢他。可自打益三就义以后，我觉得他就变了，变得我都不敢相信了。你看今天这事，你晕倒了，二家旁人也会来帮个手的，可他却好，我连叫几声他

都跟没听见一样，你说这孩子哪儿有一点孝顺的样？不行，他这样做，你能原谅，我可不能原谅。”

“这不能怪他……”

“不能怪他！就因为你不是他亲妈，他就可以这样？我看这孩子就是你惯的。”单汉文抱怨着。

“不是这样的……”单汉茹心里一酸，双手捂脸，呜呜直哭。

单汉文一惊，忙蹲下身去，边安慰边责怪：“好了，好了。看你，我还没说他什么，你倒来劲了。”

“山儿的耳朵聋了……”

“啊……”单汉文惊讶地张着大嘴，半天没合上。

“一年多了，一直看不好，医生说耳膜被震破了。那晚，他在南湖炮队打了一夜的炮。”

“哦……”单汉文心里顿生愧疚：“金山是好样的，都怪我这一年多一直在外奔波，没有关心到你跟山儿，让你们受委屈了。”

正说话间，忽然传来“轰，轰，轰！”三声炮响。

舰队到达了谷城南河中码头。

码头上人山人海，白幡飘扬，祭坛上香烟弥漫。

单汉茹、杨金山、单汉文一行跟在 12 个士兵分别抬着的大小两口棺材后面，缓缓走下炮艇，码头上的人们，很敬重地依次跟在他们后面，默默地向余公祠走去。

两位士兵举着杨洪胜的巨幅遗像，走在最前面。

在码头上祭奠的一位官员倏地瞪大了眼睛，看着遗像上方那七个白色大字——首义先驱杨洪胜！碰了碰身边乡绅的胳膊，朝那白色大字努了努嘴：“看到没？”

乡绅不解。

官员啧啧称羨：“这可是当今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的手书哇……”

“啊……是孙先生的亲笔题书？”乡绅十分惊讶：“益三可为我

们小小的谷城县长脸了！”

“益三受之无愧……辛亥武昌起义就是因为他们三人的牺牲提前暴动成功的，这可是要载入史册的呀！”

说话间，孙中山宋庆龄夫妇、黎元洪、黄兴、刘公、蒋翊武等革命党领导人的挽联，从他们眼前飘过。

二人惊叹不已！

之后，这位辛亥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的国民革命先驱，在社会各界公祭了五七三十五天之后，长眠于生他养他的南河之滨、军山之巅。

第一章 文昌门触景生隐情

—

清光绪庚子年(1900年)的冬日,武昌文昌门码头。大大小小的外国商船停靠在这里,河面上飘动着无数条万国彩旗。

码头上,来来往往的人川流不息。

一艘英国商船停靠在码头上,正在卸货。

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地从江面上吹来。

一群衣衫褴褛的中国民工,扛着刚从商船上卸下来的沉重货箱,颤巍巍地向前一步步挪动。几个英国监工挥舞着棍棒,吆喝着驱赶这些民工,在岸上竖着的两块写有“军舰停靠处”和“禁止商船停靠”的牌子旁边肆无忌惮地来回穿梭着……

一艘军舰从襄河(汉江)破浪而至,到了码头,却无法靠岸。江面上被外国商船拥挤得只剩下一块狭小的通道,原来预留的军舰停靠位置已经被那艘卸货的英国商船占用。军舰只好在扬子江面上来回游动,寻找可停靠的地方。

“奶奶的,真是客大欺主!”站在甲板上的一位清军小头目恨恨地骂了一句。

“怎么回事呀?”随着低沉而浑厚的声音,一位身材魁梧,蓄着

山羊胡子，着一身清军官服，戴着白手套，手执佩剑的将官，健步从舱里走了出来。

“回大人，我们的军用码头被英商船占用。”小头目垂首禀报。

将官巡视了一遍码头，看了看英国商船甲板上堆积如山的货箱，皱了皱眉头，随即不动声色地说了声：“你看着办吧！”

小头目心领神会，躬身回道：“小的明白。”

军舰加足马力朝军用码头开了过去。

“哗……”

军舰在狭小的江面上掀起了巨浪，停靠在英国商船旁边的另一艘瑞士商船在巨浪的推动下，急速向英国商船撞去。堆放在英国商船甲板上数十米高的货箱摇晃了几下，上面的好几箱货物被掀进了扬子江。

将官傲慢地缓缓走下军舰，蔑视了一眼正在岸上指手画脚吆喝民工打捞货箱的英国商人，在一队卫兵的簇拥下，朝码头走去。

忽然，一阵呵斥声传来——东亚病夫，敢躲在这儿偷懒！

将官停下脚步，寻声望去，只见两个英国监工，正举起手里的棍棒殴打病倒在地上的—位中国青年男子。那男子身材魁梧、豹头环眼，看上去性格异常倔强，虽招架不住，却也没有告饶，只是用仇视的眼神紧紧盯着殴打他的洋人。

走在将官身边的那位小头目愤愤然：“这些洋人，也太欺负人了。”

将官将这一切看在眼里，默不作声。见小头目狐疑地看着自己，这时才说了一句：“他们这是吃了哑巴亏，拿民工在我面前出气。走，我们不当这个观众。”

话音刚落，只见一个小伙子健步冲了过去。

洋人挥起的棒子正要再次落下，却顿住了，棒子从手里飞了出去，落在地上。

洋人愣住了。

小伙子不慌不忙地伸手去拉倒在地上的青年男子。突然“叭”的一声，另一洋监工的皮鞭却重重地落在小伙子的脖子上，顿时，他的颈部显现出一条长长的血印。

小伙子怒目圆瞪，气急地飞起一脚，踢在那洋人执鞭的手腕上。

洋人一咧嘴，“哇哇”地大叫一声。周围的洋监工听到叫声，十几个人一齐围了过来，挥舞着棍棒向小伙子打来。

这几个洋人却不是小伙子的对手，三下两下就被他打得趴在地上，呻吟起来。

青年男子钦佩地看着小伙子，心存感激。抱拳，说了句：“大哥，搭救之恩来日相报！”转身，步履蹒跚地离开了码头。

一直在那里观战的将官，发现小伙子虽然把洋人打得不能动弹，却头不破血不流，身上没留下任何被打的痕迹。于是抿着嘴笑道：“好小子，真有心计！”他捋了一下山羊胡子，对小头目说：“把他叫过来！”

小头目朝小伙子喊道：“喂……过来！”

小伙子一听在叫自己，连忙走了过来，装着傻呆呆地站在将官面前，心想：人们都说，大清朝的官儿都跟洋人合穿一条裤子，这位军官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不是与洋人合穿一条裤子，也是与洋人同一鼻孔出气。“走狗……”他在心里骂道。

将官很温和地问他：“叫什么名字？”

小伙子只顾想着心事，却没听见将官的问话。

见小伙子不答理，小头目厉声喝道：“问你话呢，哑巴啦？督标中军副将张大人在问你话，你竟如此不敬！”

小伙子猛地一惊，脱口道：“张大人？”可心里却在揣测：此人莫非就是早已听说过的张之洞的亲信张彪？

此人正是张彪。他刚从汉口巡视归来，准备回督署。

张彪，字虎臣，九年（1860年）十二月生于榆次县左付村。从

小丧父，家境十分贫寒，以推车运煤挣钱糊口。母亲亡故后，于光绪六年（1880年）投补太原抚标兵额。后因武功超群，又应童子试。张彪生性率直、仗义行侠，在一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中，无意间为到山西接任巡抚的张之洞解了围，因而深得张之洞赏识，将其留在身边。张见其身体健壮，人才出众，办事踏实可靠，甚是喜爱，提拔为随身侍卫，视为心腹，连连擢拔。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升任湖广总督，时值汉口水患成灾，张彪受委督修湖西大堤。其间，精心设计，严格施工监督，工程顺利完成，水患根除。当地称大堤为“张公堤”。随后，负责监修武泰、武丰两闸，工程同样科学坚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张彪受清政府委派，赴日本考察军政、营阵以及枪炮诸事，军事才能大有增长。现在湖北创练鄂军，被清政府授予“壮勇巴图鲁”称号，同时受命负责管理将校学堂，精心为学员“改编制，易章服，选择器械”。不久前，刚刚升任湖广督标中军副将。

“小民杨洪胜叩见大人！”杨洪胜稍顿片刻，亮出了自己在家乡很少用的名字。在家乡，人们都叫他杨益三，知道他叫杨洪胜的人并不多。

“你是何方人，竟敢殴打洋人？”张彪铁着脸问。

“回大人，小民是襄阳府谷城县人，想到武昌从军报效朝廷。没想到刚刚漂泊到此，就遇见不平，一时性起，出手教训了洋人，愿听候大人发落……”杨洪胜毫不在乎地说。

张彪一听，十分高兴，对身边的小头目说：“张香帅多次面谕，多从安陆、荆门、襄阳、郧阳这些多为魁梧强劲之人的府地招募新兵，看他身魁力大，就把他招进巡防营吧！”

杨洪胜喜出望外，连忙说：“多谢大人恩典！”

张彪并没追究他“殴打洋人”的事，却饶有兴趣地问道：“看来你武功不差，可敢与我比比试试？”

“小民不敢！”

“为何不敢？”

“怕伤着大人。”杨洪胜说道。

“大胆，敢藐视大人？”小头目又大喝一声。

张彪朝小头目摆了摆手，转向杨洪胜：“你敢断定赢我？”

“不敢！”

“那为何口出狂言？”

“习武之人，无论对待何人，都是‘交手前藐视，交手时重视，交手后珍视’，所以，小的斗胆口出狂言并非藐视大人。”杨洪胜说得头头是道。

张彪一听，乐了：“言之有理！我也是习武之人，常常藐视对手，但最终却是以武会友。”

张彪取下佩剑，交给小头目，对杨洪胜说：“来吧，可要玩儿真的，否则你会后悔的。”

“大人真的要比？”

“这还能有假？我还让你先出招！”张彪已经摆出了比武的架势。

杨洪胜正要出招，突然，几个英国人拥了过来。

领头的英国船长对张彪拱了一下手，说：“张大人，这个暴民蓄意殴打我大英帝国商人，请你照《辛丑条约》第十款立即弹压惩办。”

张彪收起了架势，面部抽搐了一下，说：“船长大人，你来得好，我正要去找你呢。你看你的这些监工，如此蛮不讲理，把那些搬运工人打了也就算了，你看，还把我的士兵给打了。”

张彪说着，将杨洪胜的头扳了过来，颈部又粗又红的血印立刻呈现在众人面前。

船长不服气：“明明是他打了我的人，怎么是我的人打了他呢？”

“这样吧，船长大人。”张彪暗笑道：“你我说了都不算，我们到

第三国的医院验伤,这样公平合理,是我的人打伤了你的人,我自然会照《辛丑条约》惩办。如果是你的人打伤了我的人,哼哼……”

“好……”船长气呼呼地,一扭身:“那你就等着瞧吧!”丢下一句话,走了。

看着船长的背影,张彪不知骂了一句什么,接着提高了嗓门说:“我是大清朝的军人,忠君保国是我的天职,岂能因为洋虏而自相残杀?”

按大清律,各总督除节制所管省区内提督、总兵外,又各有直属军队,名为“督标”。一般有中、左、右三营,各督标营均设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职。湖广总督署增设了一个巡防营。张彪任督标中营的副将,因受张之洞宠爱,巡防营也由他节制。

杨洪胜并不是一般的从军青年,他主动投军另有隐情,这一点,张彪不会想到,其他人就更不会想到。他本来是投奔新军来的,可阴差阳错误入了绿营,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绿营和新军竟是如此天壤之别。

武昌文昌门码头的那个场面深深地刺激着杨洪胜。爷爷给他讲述的和他经历的那些事情又开始在他脑海里像潮汐般翻卷开来——

二

那是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谷城铁匠街的杨记铁匠铺就闹腾起来了。

“伙计们,掌柜交代了,今天要多支几台炉子。”一位年长的大师傅,吆喝着,进进出出地忙活。

“好咧——”十几个伙计应和着，如梭子织布般在铺子里来回穿行。

“唉，今天咋没见杨师傅？平时可就是他最早。”一位胖伙计在门外小声嘟哝着。

“干你的活，别瞎操心。”另一个瘦伙计用肘子顶了胖伙计一下。

“嘿，我说，今天支那么多炉子干吗？”胖伙计又问。

“你说干吗？这些规矩你还没弄懂，看你这猪脑子。”瘦伙计瞪了胖伙计一眼。

“是不是要打锚了？”胖小伙计来劲了。

“你去问杨师傅去，他是掌柜的，我怎么知道？”瘦伙计对胖伙计的没完没了有点不耐烦。

“那你说，这是真的了？”胖伙计喜滋滋地腆着肚子：“要打锚？杨师傅一定到街上打酒去了，今天我又能放开肚皮喝酒喽！”

打锚，可不是一般铁匠铺都能干的活，哪怕是一条小船上的锚，也得几台炉子并起来打，不仅要用上等的好铁，而且还要有绝活。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开打之前，每个伙计们都要喝上一两碗酒，放上一挂鞭，然后乘着酒劲，光着膀子，喊着号子，抡着大锤……那气势，能传到三十里外。整个铁匠街，也只有杨记铁匠铺能出这活儿。打锚期间，伙计们除了喝酒吃肉，还可以拿到比平时多一倍的工钱，大家都盼着打锚。

“胖子，你们俩在嘀咕什么？杨掌柜在屋里叫你呢。”大师傅在里里外外张罗着。

整个杨记铁匠铺，就大师傅一人管杨师傅叫掌柜，因为他入道早，没给杨师傅当过徒弟，其他人都是杨师傅一手教出来的，大家叫他杨师傅，他也乐意，亲切。

“啊！杨师傅没去打酒呀，看来今天是不打锚了。”胖子泄气了，刚刚挺起来的腰身，马上开始佝偻下去。